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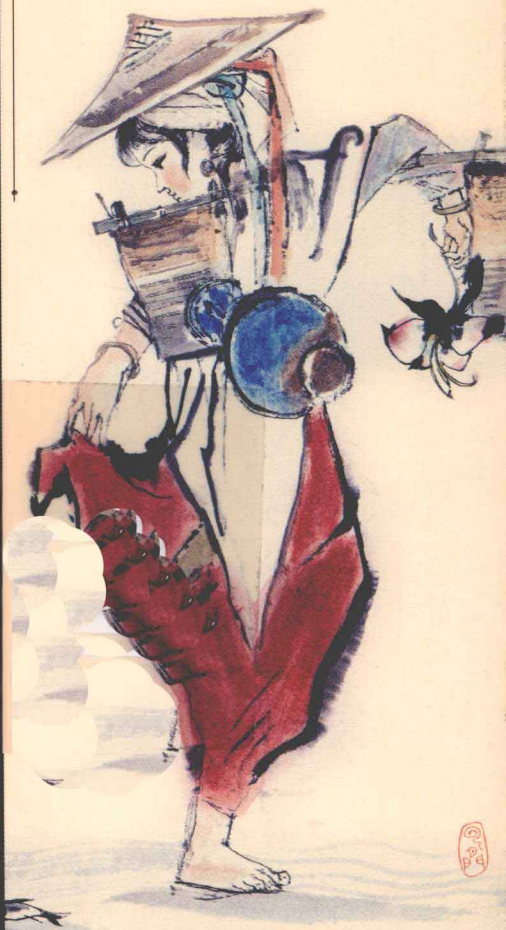
● 海派大师传记丛书

祝君波 主编

# 程十发传

郑重 著

东方出版中心



郑重 著

# 程十发传

●海派大师传记丛书

祝君波 主编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十发传/郑重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 1

ISBN 978 - 7 - 5473 - 0382 - 5

I. ①程… II. ①郑… III. ①程十发(1921~2007)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410 号

## 程十发传

---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38 千

印 张: 9.5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382 - 5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郑重先生是上海知名的记者、文人，在写好他的报道的同时，郑先生的一大爱好是与上海的一批知名画家交往，在谈诗论画之间结成了莫逆之交。郑先生的这种交往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交往当然是非功利性的。由于这一层关系，他受到了画家们的信赖，即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们相互之间也能说说真话。由此，也使得郑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有资格、有条件为海上画家们立传，写出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一代大家。传记贵在真实和有文采，通过一个人物折射出时代的特征，如同司马迁为我们中华民族开创的纪实传统那般。郑先生循着这条路，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对他熟识的前辈画家——林风眠、谢稚柳、唐云、陈佩秋等一一道来。有时仅靠个人的回忆犹嫌不够，于是他又深入故纸堆里，在图书馆、档案馆不厌其烦地查找和核对资料。所以他的传记不是一般的回忆文章，而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结晶。这次，以他领衔撰写的这套海派画家传记陆续出版，带动了上海其他一些文人的加盟，我认为是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现在的时代，人们比较的浮躁，空泛地谈论海派概念，颠来倒去地玩弄一些词句的人何其的多，而沉静下来，扎扎实实地做一些梳理、考证、研究的，又是何其的少。

我们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热爱它、依恋它，除了每年走在长满悬铃木的街道，闻着白玉兰花开的香气，看着灯光在老洋房之间闪烁，体味城市那种独一无二的温馨，最使我们难忘、引为骄傲而又似乎永远读不完的那本书，其实是这座城市中曾经生活过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故事，就像我每次去法兰克福书展自然要想起城市中歌德的故居，每次到阿姆斯特丹必定会去看看凡·高的艺术馆那样，

名人是城市永远的名片。

上海的名人真是太多了，从政治家到文人，从学者到艺术家，真是写也写不完。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对海派画家有一点了解，同时也乐于看到有关他们的书一本本地出版。因为海派文化、海派，最早的出处恰恰在于“海上画派”，后来的用法都是它的引申义；因为海上画派确实实出了一批大师、大家：如国画家就有赵之谦、任伯年、虚谷、吴昌硕、谢稚柳、吴湖帆、程十发、陆俨少、唐云、沈尹默等，留洋归来的油画家就有刘海粟、林凤眠、颜文梁、关良、朱屹瞻等。海上画派仅中国画，最早确定的代表性人物就有60多人，延续到二十世纪末，大师、名家就远不止这些了。

海上画派是有价值的，海上画派是什么呢？很难下一个科学的结论。我认为它是江南文化的精灵，是西洋文化的还魂。宋代南迁，在江浙苏皖尤其在江南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文人画是其中的精华之一，宋以后的绘画史几乎成了江南画史，赵孟頫起始的元四家、明四家、清初四王、浙派、皖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西泠八家、华亭画派，等等，这血脉相承的名流画派，最终都回归江南，汇结到文商并举的大都市上海。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五口通商，又使西风随商东渐，西洋文化在上海登陆、浸润、植根，开出了灿烂的新花。海上画派传承了祖宗传统的精华和异族的光辉，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分外妖娆，殊为难得。所以，它无论从哪个视角看去，都是绚烂多姿的，也是价值连城的。为有价值的画派、事物、人物立传，不是很有价值的吗？

祝君波

2007年12月

# 目 录

## 乡情篇 / 1

- 家住云间思鲈巷 / 2
- 医家的儿子不学医 / 7
- 与华亭“三宅”的生死之缘 / 17
- 故乡的泥土最肥沃 / 22
- 在古人与今人之间 / 28
- 以画题书，古碑即如此 / 33
- 不信南宗与北宗 / 37
- 夫妻双双把家还 / 41
- 修竹远山楼修炼 / 47

## 阅世篇 / 55

- 三釜书屋释义 / 56
- 半部《野猪林》、《幸福的钥匙》和《画皮》 / 57
- 从结缘“怒江美人”到《小河淌水》 / 67
- 合陈老莲、任伯年为一身 / 76

- 书画鉴定的后起之秀 / 85  
政治风暴到来的预感：“我要倒霉了！” / 90  
“文革”遗珍 / 95  
《中国画》的出版与批“黑画” / 102  
走出国门 / 108  
答记者问 / 115  
“我家是个马戏班子” / 127  
敬老·尊友·扶幼 / 137  
女弟子汪大文 / 150  
倡导发挥民间书画组织的作用 / 158  
“他总是想让大家开心” / 161  
收藏与捐献 / 169

## 谈艺篇 / 177

- 艺术靠形象征服人 / 178  
动物是人的伙伴 / 181  
《橘颂》《屈子行吟》《礼忠魂》 / 184  
《广陵散》《高山流水》《箜篌引》 / 188  
忧时伤世的《眷秋图》 / 194  
《濒湖问药图》《采药图》 / 196  
“钟馗就是我” / 198  
舞台速写与古典戏曲版画 / 209  
一点画史 / 211  
画戏先看戏 / 218

- 丹青写出昆曲的文学美 / 225
- 新写《梅花喜神谱》 / 230
- 海瑞精神留笔端 / 235
- 九松山庄释义 / 240
- 《儒林外史》和《西湖民间故事》 / 243
- 《孔乙己》和《阿 Q 正传一〇八图》 / 253
- 杂剧《琵琶记》、电影蒙太奇和连环画《胆剑篇》 / 261
- 画《红楼梦》 研究《红楼梦》 / 270
- 程派山水之“势” / 279
- 用色彩说话 / 281
- 行之不远的《春灯读画录》 / 286
- 结语 / 292



乡  
情  
篇



公元2007年,在松江的历史记忆中,兴奋和失落交集在一起:广富林古文化遗址的开放,使松江人目睹了祖先的智慧创造,意识到自己脚下是积淀深厚的文化土壤,有着几分自豪;一代绘画大师程十发逝世,一颗艺术巨星陨落,魂归故里,叶落枫径,入土为安。风雨数千年,时空无隔,出土与入土在这里交汇,看似偶然,可是从程十发的艺术生命轨迹中,却不难发现,在三泖九峰之间,历史文化是如何一层层堆积起来的。

## 家住云间思鲈巷

江南画家常爱以鲈鱼入画,多取古人诗意,诸如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诗句是常为画家借之入画的。据鱼类学家云,鳜鱼俗名桂鱼,属于鲈形目中的一种。张志和这位烟波钓徒,居湖州时,常浮家泛宅,往来于苕霅间,钓到的就是桂鱼。

而与鳜鱼同属鲈形目的鲈鱼,是沿海浅水底层的肉食性鱼类,渤海沿岸地区及厦门均有出产,但以松江的“四鳃鲈鱼”最为出名,又以秀野桥附近一带最为肥育,生长在桥南。而生长在桥北者为三鳃鲈,不及桥南所出四鳃鲈。明代李绍文的《云间杂识》中即有记载云:“四鳃鲈出长桥南。”朱彝尊更是有称赞《四鳃鲈》的诗:“水面罾排赤马船,纤鳞巨口笑争牵。吴娘不怕香裙湿,切作银花鲙可怜。”其二曰:“微霜一夜泖河东,杨柳丝黄两岸风。不信轻舟往来疾,筠篮领取四鳃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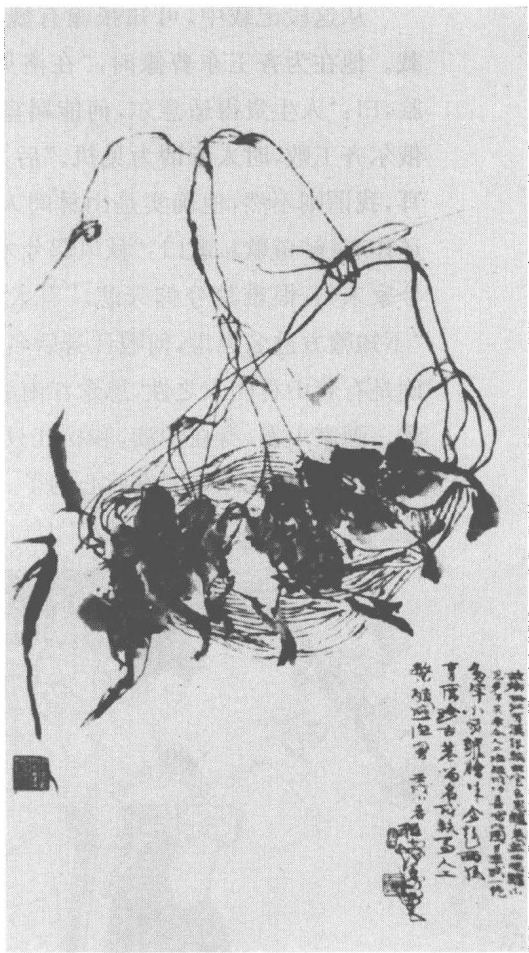
常自标“云间”人的程十发,鲈鱼更是他常画的主题。他画鲈鱼时,不是纯客观地描绘,而是寄以乡情。在“芦花两茎、鲈鱼五条”的这幅画中,自题说:“久住云间思鲈巷,西风未起也思鲈。”当然,程十发画的不是一般鲈鱼,而是松江特产四鳃鲈。十发的《四鳃鲈》,以柳

条编篮，篮内鲈鱼七尾，以柳条穿鳃，系于篮内，并有柳叶数片加以点缀，有清趣之美，观者自有所悟，不用笔者赘言。

尤耐人寻味的是十发的题跋：

故乡松江有汉张翰故宅，名思鲈巷，然四鳃鲈不见多年矣。幸今人工培植成功，喜写此图并率赋一绝：多年不觅鲈脍味，今趁西风享席珍。古巷留名成轶事，人工繁殖照渔罾。壬戌小春程十发漫笔。

在题跋中，十发特别提到涉及他的老同乡张翰的典故，张翰是一位由汉入晋的人物，《文士传》：“张翰字季鹰，父俨，吴大鸿胪。翰有清才美望，博学善属文，造次立成，辞义清新。大司马齐王冏辟为东曹掾。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捉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翰以疾归，府以辄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艰，哀毁过礼。自以年宿，不营当世，以疾终于家。”



程十发《四鳃鲈图》

从这段记载中,可知张翰有魏晋高士遗风,《世说新语》多有记载。他在为齐王东曹掾时,“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尔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后人讥讽张翰的这一举动为“投机”耳,我谓则不然,他确实是山林间人,以归真归朴为最高追求。张翰还作有《鲈鱼歌》,歌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有人问他:“子独不为身后名?”他说:“不知翰方逃名当世,何暇计身后名也。”由此看来,他的辞官南归,的确是有着山林闲人之性,思念江南故乡之情,更是那松江四鳃鲈鱼使致。画家十发,身在沪淞,和松江只不过是咫尺之间,思鲈之情,跃然纸上,可见古人今人同有此心的了。

程十发《美人思鲈图》



己亥岁(1959),十发客居京华,此时他38岁,按理说还未到思乡的年岁,何况又是小住北京,仍然是不忘莼鲈之思,以辛稼轩《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词意入画,画纨扇美人图,并题写稼轩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思乡耶,思人耶?也许是兼而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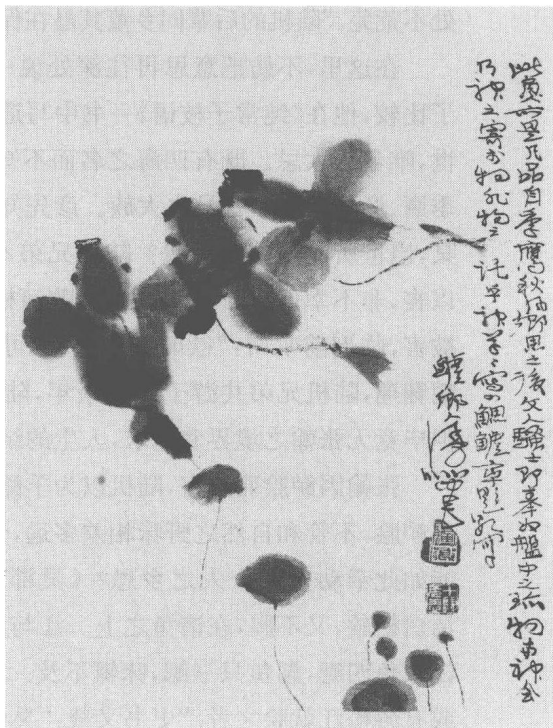
程十发画四鳃鲈总是深含着物我交融的思乡之情。在另一幅四鳃鲈画上,他题写道:“此鱼亦是凡品,自季鹰秋风乡思之后,文人骚士即奉为盘中之珍,物与神会

乃神之寄于物，非物之托乎神，草草写四鳃鲈，率题数字。”在另一幅《鲈鱼图》上，十发题诗：“写得鲈鱼十一条，张翰取去作醢肴。鱼儿亦认家乡水，三泖秋风逐浪高。”松江文联成立时，程十发画了一幅柳枝穿着数尾鲈鱼的图相赠，并题曰：“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己巳清明前一日，敬贺松江文联成立大会，题乡贤陆士衡文赋句，并补四鳃鲈数尾敬献。”

程十发在这里所说的乡贤陆士衡，就是那位写《平复帖》的陆机。陆机，入晋，仕

著作郎，至平原内史，所以人们也尊称为陆平原。平原也是常以老家有松江的鲈鱼而自豪的。《世说新语》亦有记：“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南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敢下盐豉耳！’”

陆机是吴名将华亭侯陆逊的孙子，与弟弟陆云都是上马能征驰，下马能挥毫作书的才子。陆机著有《文赋》，自谓是“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陆氏兄弟在小昆山的“读书台”今朝依然还在，历史上许多著名人士都曾慕名来游，王安石来华亭登读书台，留下诗句：“悲哉世所珍，一出世稀倾。不如猿与鹤，栖息尚能生。”梅尧臣也有《过华亭》诗：“晴云噪鹤几千只，隔水梅花三四株。欲问陆机当时宅，而今何



程十发《鲈鱼图》

处不荒芜。”陆机的后辈同乡董其昌在保护《平复帖》上是有功劳的。

在这里，不妨把意思再往深处说一层。文廷式把张翰和陆机作了比较，他在《纯常子枝语》一书中写道：“张季鹰真可谓明智矣，当乱世，唯名为大忌。既有四海之名而不知退，则虽善于防患，亦无益也。季鹰、彦先（顾荣）皆吴之大族。彦先知退，仅而获免。季鹰则鸿飞冥冥，岂世所能测其浅深哉？陆氏兄弟不知此义，而于没不已，其沦胥以丧，非不幸也！”陆机43岁，兵败河桥，为卢志所诬，与弟陆云同时被害，临刑前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华亭有清泉茂林，有鹤翱翔，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陆机有着张翰的那种思鲈之情，但毕竟无张翰之境界和追求，人生的结果也就不同。

张翰因鲈脍而辞官，陆机以为羊酪无敌于鲈脍，十发则食人工养殖鲈脍，不管和自然之野味相差多远，仍然使他思念鲈巷。鲈脍何以能如此牵动古人今人之乡思？《吴郡志》曰：“鲈鱼生松江，尤宜脍。洁白松软，又不腥，在诸鱼之上。江与太湖相接。湖中亦有鲈。俗传江水鱼四鳃，湖鱼只三鳃，味辄不及。秋初鱼出，吴中好事者竞买之。或有游松江就脍之者。”史书又载：“吴中以鲈鱼作脍，莼菜为羹，鱼白如玉，菜黄若金，称为金羹玉鲈，一时珍食。”莼菜是一种带黏液的水生植物，叶嫩味极美。文人嘴馋，多美食家，有关鲈鱼烧法的文章更是累累如山，不须赘述。唯陆机之“千里莼羹”的千里，学者考证甚多，有的以为“千里者，言其地之广”，有的则以为“千里”乃地名，老杜有“我恋岷山芋，君思千里莼”，“岷山”对“千里”，可见是地名了。梁太子《启》曰：“吴愧千里之莼，蜀惭大菜之赋。”后人多从地名之说。但“千里”在何地？又是有了了一番考证。蔡梦弼《草堂诗笺》云：“千里者，吴石塘湖名也。”《景定建康志》曰：“千里湖在溧阳东南五十里，至今产美莼，俗呼千里滄，与故县滄相连。”《舆地志》所载陆机的先辈陆逊以居地为封，为华亭侯，“华亭谷出佳鱼，莼菜”，则所谓千里湖者，以当在华亭，但华亭谷水，却无千里湖之名。陆机的“千里莼羹”是指

地方，还是泛指距离之远，至今仍是谜。

四鳃鲈的学名即为“松江鲈鱼”，自张翰的“莼鲈之思”它就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思念。曹操得天下后设宴招待有功将士，曾因为缺少“松江鲈鱼”而深感遗憾。白居易有“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苏东坡游赤壁时，“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犹如松江之鲈”。他们虽然离去了，但还是把思念留在了松江这片土地上。

程十发说：“我画的是记忆。”他所说的“记忆”，其中有记忆中的事物，也有记忆中的情感，这就印证了程十发的另一句“借物抒情”的说法，他的画都是有所寄托的。

## 医家的儿子不学医

十发，姓程，名潼，号十发，取“一程十发”之意。《说文》：“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发”者，古量器中最微小数也。历史上的程姓名字中用数词的有唐人程千秋、宋人程千里、宋人程九万、元人程一飞、明人程一枝，无论是“十发”或“百发”，论其量都是不好和这些名字相比的。十发这个名字是老师李健（仲乾）给他起的，十发说：“我在学校里只有姓和名，叫程潼，而没有字，所以给自己刻图章的时候，总是重复刻程潼。李老师觉得奇怪，问我有没有字，我说没有。李老师说



程十发将父母亲留给他的祖父程子美的行医招牌捐赠给金山区人民政府

我给你起一个字，叫‘十发，取‘十发为一程’之意。从此我就用十发，名不大用了。”

十发在上海延庆路的旧居以前迎面有一块招牌，虽非名贵木料制作，看来年深日久，算起来倒是 19 世纪的东西。上写：“枫泾世医程思斋子子美儒理男妇大方脉”。画家的家里怎么会有行医的招牌？

一天，笔者和十发谈起这块招牌，十发说：“招牌的思斋公是我的曾祖。我们程家原籍皖南，太平天国后期，避乱到枫泾定居，住太平坊（现和平街）。他老人家是个读书人，精通医道，所以称儒医。生子二人，一位是先祖父子美公，还有一位叔族就忘其名了。先祖生先父欣木公。三代都是克绍箕裘，既读书，亦行医。连先母丁太夫人，也通医道。”

后来，十发将祖上行医的招牌献给枫泾镇。该镇把十发的祖居加以修葺，室内陈设十发先人的遗物、诊所用的桌子和药橱，还请刘

2004 年程十发和刘旦宅、韩和平、汪观清、郑成声在枫泾





旦宅题写“程十发祖居”的匾额。十发见之甚喜，说：“刘旦宅的字写得很有力，难得。”枫泾镇街新建牌楼，由十发题写“枫泾”二字。其子程助说：“这里是皇帝御书的位子。”十发风趣地说：“那我要被砍头了。”

十发常在画上自署“云间十发”，用印为“云间程潼”、“鲈乡人”、“九峰山人”，并且自治一印曰“我是松江人”。松江古语有云：“潮逢谷水难为浪，月到云间便不明。”谷水、云间是松江最古的别名。十发是以“松江人”为荣的。其实“云间”并不是地名。陆云到洛阳，遇见洛阳名士荀鸣鹤，彼此互通姓名，荀说：我是“日下荀鸣鹤”，陆云说：我是“云间陆士龙”，对的是何等机智而工整。“日下”是指太阳之下，皇帝住的地方，是首都的代称；而“云间”只是取“云从龙”之义，并非实际地名，但从此之后，“云间”成了松江的代称。“华亭”才是松江的真正古名，从秦汉到元代，松江这块土地，名为“华亭”，其实它只不



父亲程欣木



母亲丁织勤